



【原乡切片】

深秋柿子红

□戴发利

深秋，天地间流淌着暑去寒来的一缕清冽。走进山川和村庄深处，那漫山遍野的柿子树，那挂满枝头的红彤彤的柿子，在清晨的薄雾清霜中、午后的灿灿阳光下、暮色的袅袅炊烟里，摇曳生姿，风情无限。

山岭之间的柿子树，老干虬枝，高大挺拔，苍劲沧桑，肆意伸展。火红的柿子，灵动娇艳，色泽透亮，晶莹闪烁，累累丰硕。有些柿子，还会在树梢上一直等到满天飞雪之际，晶莹的雪花缠绕柿子飞舞，轻轻落在柿子上，洁白与火红，更显妖娆。

深秋的柿子树，褪去茂密葳蕤的油亮叶子，展露出充满艺术造型美感的树干与枝条，挂满一身红灯笼般的柿子，就是一幅大写意的画作，超然物外，远离尘世，不悲不欢，安详沉默。

看到柿子树，我会想起三毛的诗：“如果有来生，要做一棵树，站成永恒。没有悲欢的姿势，一半在尘土里安详，一半在风里飞扬；一半洒落荫凉，一半沐浴阳光。非常沉默、非常骄傲。从不依靠、从不寻找……”

这些柿子树是什么时候有的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这些树世世代代都在，一直都是高高大大，春日萌发，夏日绿荫，秋日红遍，冬日傲雪，走过四季，走过岁岁年年。

柿子树不需要特别精心、耗时耗力耗成本地管理，平常日子里，它总是在那里默默地生长，向下扎根，吸取大地的滋养；向上仰头，接受阳光雨露的润泽，把天地日月的精华幻化为一颗颗饱满的柿子。只有到了收获季节，人们一抬头，才恍然，哦，柿子熟了。柿子树便很欣慰，在微风中摇曳着枝头，尽情展示着那丰收的果实，迎接人们爬上树梢，用长长的杆子和刀头制成的工具采摘柿子。

成筐成篓的柿子摘下来，是硬硬的、涩涩的，而有一部分熟透的柿子，称为“柿烘”，里面全是甜糯丰盈的浆液，撕开表皮，轻轻一吸，香甜的汁水瞬间入口，一下子就酣畅了全身心。

涩涩的硬柿子可以通过“漤”的民间工艺，变成香、甜、脆的可口滋味。几十年来，在老家的母亲总要“漤”上几篓柿子。她烧好一锅温水，倒入一口大瓷缸里泡上柿子，再盖上棉被保温。过一两天还

要再换一次水。几天后，柿子的涩味就没有了，变得清脆甘甜。柿子漤好后，母亲会分拣成几大包，送给亲戚朋友邻居，捎给在城里的儿女们。吃着母亲漤的柿子，我的思绪便回到童年，那时她总在白天忙各种农活，到了晚上便在煤油灯下烧水漤柿子，柿子刚漤好后，还是温热的，她便迫不及待地把我和弟弟从睡梦中叫起来，给我俩每人一个大柿子，让我俩迷迷糊糊地带着睡意啃着。每天放学回来，她总会在炕头捂热一个柿子，让我吃完后写作业。柿子，是我年少时心爱的水果，承载着母亲多少爱意，至今回味无穷。

遗憾的是，柿子不耐储存，经不起长途运输的颠簸。今天，家家户户用各种方法加工柿子，让柿子能够经久存放，走向更远的地方。柿子最常见的加工方法便是晒柿饼。在田间地头、在村口、在自家院落，加工和晾晒柿饼便成了乡村蔚为壮观的景象，随处可见那从树上收获的一堆堆、一串串的红柿子，红遍了田野山川、农家庭院，映红了人们的脸庞。

采摘下来的柿子堆放在一起，人们用削皮器将一个个柿子熟练地旋转削皮，再用灵巧的手法以线绳穿起，挂在专门的木质横梁上。一排排、一挂挂柿子露天晾晒，经过太阳的光照，白霜的洗礼，去皮的柿子很快脱去充盈的水分，由鲜红变成粉白透红的圆圆柿饼。

人们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柿子加工方法——可以做柿子酱，将柿子捣成酱后加入白糖、柠檬，一起熬制而成，抹在面包上吃美味可口；可以酿造柿子酒、柿子醋，可以榨压柿子汁，熬制柿子蜜，脱水加工柿子片、柿子干、柿子脯……

柿子树，对于乡亲们而言，是一个村、一个家顺理成章该有的树，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应该世世代代传承下去，看着那枝头招摇的红柿子，那挂在空中晾晒的柿饼，就知道这是知晓节气更迭、安稳过日子该有的东西。

千百年来，柿子树和柿子一直都为中国人所欣赏和喜欢。国宝名画《韩熙载夜宴图》里有柿子，国画大师齐白石常画柿子，文人墨客常吟诵柿子，诸如“风在竹檐人在定，鸟衔红柿落柴床”。“柿柿如意”的谐音更是被民间大众所接受，认为柿子树也是有生命和灵性的。

【共享记忆】

□孟凡增

暮色初合时，我踏着青石板走进曹州古城。夕阳的余晖还恋恋不舍地挂在城楼的飞檐上，将翘起的檐角染成琥珀色，仿佛给这座千年古城加了一层温柔的滤镜。

城门洞开，却不见“千年鼓角声犹壮”的肃杀，只有三三两两的游人提着灯笼缓步而入。卖糖画的老人坐在城墙根下，铜锅里的糖浆“咕嘟咕嘟”冒着泡，金黄的糖稀在他手里三转两转，就变成了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。我接过糖画，指尖传来微凉的触感，甜丝丝的味道在舌尖化开，恍惚间竟尝到了历史的滋味。

灯笼一条街是古城的魂。青砖墙上挂满了各式灯笼，红的如火，黄的似月，蓝的像星子，将暮色中的街巷映照得如同白昼。最妙的是那些手绘灯笼，有的画着牡丹，花瓣层层叠叠，仿佛能闻到花香；有的题着古诗，“曹州牡丹甲天下”的字样在灯光下格外醒目。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提着兔子灯跑过，灯笼里的烛光在她脸上投下温暖的影子。

转过街角，忽闻丝竹之声。循声望去，是一座古戏台。台上正上演菏泽梆子，演员们身着华丽的戏服，水袖翻飞间，唱腔高亢处如裂帛，低回时似清泉。台下围坐的观众里，有白发苍苍的老者，也有抱着孩子的年轻父母。一位拄拐的老人随着节奏轻轻摇晃脑袋；一个小男孩骑在父亲肩上，入迷地盯着台上的花脸角色，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也浑然不觉。这一刻，时光仿佛倒流，我看见过古时曹州人夜生活的模样——茶余饭后，扶老携幼，听戏赏曲，其乐融融。

穿过戏台，是一条幽深的小巷。两旁的店铺大多已打烊，只有几家酒肆还亮着灯笼。推门进去，扑面而来的是粮食发酵的醇

夜游曹州古城

香。老板是个中年汉子，正在柜台后擦拭酒坛，见我进来，笑着招呼：“来一碗吧，这是自家酿的牡丹酒，用去年盛开的曹州牡丹泡的。”我接过粗瓷碗，琥珀色的酒液在灯光下流转，轻抿一口，先是微甜，继而微辣，最后化作一股暖流从喉咙直抵丹田。窗外忽然飘来一阵笛声，与酒香纠缠在一起，竟有种说不出的醉人。

夜深了，古城渐渐安静下来。我登上城墙，俯瞰全城。千家万户的灯火如繁星点点，与天上的星辰遥相呼应。护城河像一条墨色的绸带，将古城温柔地环抱其中。远处传来几声犬吠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，却更衬得这里安宁祥和。想起白天在博物馆所见，曹州古城始建于春秋，历经战火洗礼，几度兴衰，却始终生生不息。此刻的它就像一位睿智的老者，在灯火阑珊中静静诉说着过往。

忽然有凉风吹过，我裹紧衣衫，看见河面上飘着几盏莲花灯。那是游人放的祈福灯，微弱的火光在水波中摇曳，像极了坠入人间的星辰。不知是谁在灯上写了心愿，纸页被水浸湿，字迹有些模糊，但那份对美好的期许，却随着流水一直向前。

回到住处时，整座古城已沉入梦乡。只有城楼的灯笼依然亮着，在夜色中勾勒出清晰的轮廓。躺在床上，耳边似乎还能听见远处的梆子声，混着虫鸣，织就一张温柔的网，将我轻轻包裹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所谓古城魅力，不仅在于它的历史厚重，更在于它能让人在喧嚣之外，寻得一方心灵的栖息地。

天快亮时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见自己变成了一盏灯笼，挂在曹州古城的城墙上，看日出日落，看人间烟火，看岁月流转。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时，我悄悄熄灭了身上的光，把位置让给新的一天——就像这座古城，永远年轻，永远温暖。

【此心安处】

刻在山村的诗行

□李炳锋

不久前，再次来到黄歇村。此时夕阳西下，暮色乍起，尚能看到大山的轮廓，光线渐渐变暗，空气渐渐变得清凉，半个小时的美好时光——宁静，安静，静谧，是清凉催生的空灵。这是离开故乡多年的我，久违的感觉。

太阳仅有的一点红线已隐去，鸟儿也已归巢，四周的山悄悄地静卧着，或高或低，或浓或淡，山上的草木直立着，把浑身上下所有的绿尽情铺展；没有风，一丝风也没有，周围静得一点声响都没有；山上那成片成片的松树脉脉注视着我，我也遥望着它们，天地间雾岚升腾，像一层极薄极大的纱，把万物都罩在里面。

此时，除了我们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，唯有那一座座写满岁月沧桑的房舍、石壁静默着。我想，家家户户当下正在做饭或吃饭吧，一家老小在谈论着一天的所见所闻，或计划着明天的事儿。一对老人，沿着院墙溜达。他们的出现非但没有引发山村的响动，反而使村子显得更加安详。此时，小山村在大山的怀抱里闭目养神。村与山相依为命，谁也离不开谁。大山是村庄的守护神，村庄是大山的眼睛。

走在青石板上，心里格外踏实。熟悉的那棵大梧桐树像位慈祥的老人，树上的叶子举起宽大的手掌，表达着爱意；田地里那些亭亭玉立的玉米也是欢悦的，在松软的田地里，它们向苍老的山岗展示着自己的身姿，是稍纵即逝的青春倩影。还有各家各户门口小菜园里的韭菜、莴苣、芸豆、丝瓜……清凉时刻，也都有了喘息之机，伸展着腰肢，周围有蜂蝶飞来飞去，是低调从容的狂欢。当然，主色调是青与绿，村里一片片的大树小树蓊蓊郁郁与大山呼应着，互动着，一个个黄红相间的枣儿从叶下探出

头来，打量着这个清凉的世界。

与黄歇村结缘就是因为书法，严格来说是因为刻石。周三读书会来村里采风，同学们写出一篇篇诗文的同时，发现这里彩石遍布，千姿百态，无规则地自然分布着，千万年的风雨浸淫，石头由青变白，身上的脉络变浅变淡。石头是村里的丰富资源，如何把它们激活，注入人文色彩，是我们跟村支书谢刚苦苦思索的课题。

书法，书法——用书法把石头激活！诗文飘向村子的各个角落，“我的心里涌动着一条河，一旦流出就黑白分明”“万里无云万里天”“诗在，证明我来过”“心有多静，学问有多深”“山当盈泉作酒，我与岁月共斟酌”“喜有图书做伴，最难翰墨同心”“走近你，便是春天”“捧起姥娘土，找回赤子心”“村落是所有人的家园”……林林总总，白石红字，书法艺术的气场初显。

一花独放不是春，若把名家名言请来，将是一个缤纷的世界。于是我们决定把经过时光淘洗沉淀后的诗句，让有名气的书法家书写，然后刻于石上。很快，有着海子、舒婷、艾青、徐志摩、卞之琳、北岛、顾城、桑恒昌等著名诗人的诗句，借助李向东、荆向海、王升峰、丁力、王克泉、肖军等众书家之手，挥洒在彩石上，镌刻在天地间。此举，大大地提高了石刻园的品位。真、草、隶、篆，凝聚着诸多文化元素的鲜红书法线条在房前屋后绽放，书法石刻艺术让古老的山村焕发了青春。

傍晚时分，安坐周三亭中，微风吹来，清爽无比。环顾四处，青山含烟如黛，一弯新月升上半空。月亮是金色的，如一枚勋章挂在天际。月光下的石刻碑，是我们写给山村的一张情书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、济南周三读书会创始人）